

淮 劇

岳母刺字

馬仲怡 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前 記

“岳母刺字”是流傳很廣的一個民間故事，也是淮劇的傳統劇目之一。這個戲來自徽班。

故事是這樣的：岳飛在前線抗金，宗澤元帥死後，他不滿意朝廷派來接任的杜充，乃私自回家，岳母將他訓斥一頓，要他回營繼續殺敵；並在岳飛背上刺上了“精忠報國”四字，以堅定岳飛抗敵的決心。岳飛後來終於成了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。

岳母刺字的故事，廣泛流傳民間，岳母成為中國古代婦女的典範，深得歷代人民的敬愛。

淮劇的“岳母刺字”，僅有故事情節，而沒有固定台詞，因此，各人的唱法都不一致。這次整理時，曾參考了京劇“岳母刺字”的整理本。

這個劇目曾由上海人民淮劇團演出多次，特別是在下廠和到部隊演出時，得到了工人、戰士和廣大羣衆的喜愛。

岳 母 刺 字

〔淮 劇〕

〔岳母上〕

岳 母：（唱）岳飛兒去從軍春秋幾度，
數月來爲何事不見家書，
兒莫是鞍馬勞頓難握筆管，
兒莫是隨宗帥殺過黃河，
但願兒曉行夜宿當心風露，
但願兒身先士卒把狼煙掃除，
但願兒叱咤風雲似生龍活虎，
但願兒殺退金兵重整山河。

（一齊）岳雲，孫兒！（內應）天色不早了，上馬
去吧！

〔岳雲內應“來啦！”上〕

岳 雲：奶奶我不上學了。

岳 母：孫兒啊！

（唱）讀得詩書知禮義，
錯過了少年時徒喚奈何。

岳 雲：（唱）我不願學文願學武，
（連環句）學爹爹身騎大馬，手執長槍，
衝鋒陷陣，小岳雲，
一槍一個，一個一槍把賊除。

岳 母：（笑）哈哈……

（唱）常言道父是英雄兒好漢，
他定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。
孫兒，你年紀還小，趕快讀書去吧。

岳 雲：我不去！

岳 母：去啊！

〔李氏捧茶上〕

李 氏：（唱）兒的父數月來無信回轉，
怎不叫婆媳們掛在心窩。
清早起捧香茶侍奉婆母，
婆母用茶！

岳 母：罷了。

岳 雲：母親。

李 氏：兒啊。

(唱) 到此刻不上學却是爲何？

岳 雲：這個……

岳 母：(唱) 小孫兒他一心棄文就武，
跟他父到陣前殺退番奴。

李 氏：兒啊，

(唱) 你應該又學文來又學武，
有勇無謀怎握兵符。
手挽嬌兒拜別婆母，
待兒媳送岳雲南學攻書。

〔李氏拉岳雲下，岳母望着他母子背影〕

岳 母：(唱) 小孫兒也知恨胡虜，
與他父從小差不多。
媳婦賢孝侍奉我，
真叫我越想越喜歡。

〔岳飛內叫板“馬來！”上〕

岳 飛：(唱) 大好河山不完整，
腥風血雨暗征塵，
望只望飛渡黃河保疆土，

那杜充按兵不動一意孤行，
岳鵬舉有志報國難用命，
倒不如回家奉娘親。

來在門外下鞍鐙，（下馬，進門）

母親！

（唱）展愁眉放笑臉問母安寧！

岳 母：兒啊！你回來了？

岳 飛：兒回來了。母親近來可好？

岳 母：爲娘倒也健康。兒你可好啊？

岳 飛：兒也好，多蒙母親掛念。

岳 母：兒一旁坐下。

岳 飛：多謝母親。

岳 母：兒啊，你敢是從大營回來嗎？

岳 飛：正是。

岳 母：爲娘問你，兩軍陣前，情勢如何？

岳 飛：稟母親，我軍到處，百姓俱用香花美酒，
頂禮相迎。金兵見我軍紀嚴明，將士用
命，他不敢渡河。

岳 母：哦！如此光復山河，爲期不遠？

岳 飛：……但願如此！

岳 母：這都是宗老元帥忠心爲國，兒在他的麾下，須盡心竭力，効命沙場才是啊！

（唱）宗元帥爲國令人敬，
半壁江山由他撐，
我兒此番把大營進，
代爲娘與他問安寧。

岳 飛：（背唱）提起了宗老大人，心酸難忍，
（哭）元帥啊！

岳 母：啊！
（唱）兒爲何背地擦淚痕？

岳 飛：這……

岳 母：噯！兒有什麼心事，就該對爲娘說明？

岳 飛：娘啊！
（唱）宗元帥他……

岳 母：他怎麼樣了？

岳 飛：（唱）他不幸汗馬操勞喪了命，

岳 母：啊！……

岳 飛：（唱）怎不叫孩兒淚滿襟。

岳 母：哦！宗元帥他他他死了麼？

岳 飛：臨終之時，還三呼“渡河”！

岳 母：唉！

(唱) 宗元帥出師未捷身先死，
怎不叫老身痛在心；
宗帥歸天軍情緊，
兒怎能片刻離大營。
兒還是順道回家轉，
兒還是特地探娘親？

岳 飛：(唱) 兒久離膝下少孝敬，
特地回家探娘親。(站起)

岳 母：唔！

(唱) 兒以爲回家探母理正言順，
難道你忘記了君國之情。
這時候強敵當頭賊兵壓境，
你忘了烽火未熄社稷不寧，
娘教兒爲國把忠盡，
兒探母倒叫爲娘不安心。
昔日襄大禹治水三年整，
風梳頭雨沐浴歷盡苦辛，
三過家門他不入，
兒既然以身許國從戎去，

萬古不朽留美名。

兒豈可將軍國大事置之不問，

難道是爲娘教你這樣行？

岳 飛：母親息怒，容兒一言奉稟。

岳 母：講！

岳 飛：娘啊！

（唱）宗元帥屍骨猶未冷，

諄諄遺言記在心；

兒指望報國把忠盡，

渡過黃河殺賊兵。

那杜充紮兵渡口不前進，

不知他存的什麼心。

岳 母：這杜充乃是新到任所，人地生疏，對兒不週之處，也是有的。

岳 飛：（唱）他是個貪生怕死輩，
不通戰略太無能。

兒有志報國難効命，

倒不如退歸奉娘親。

岳 母：如此說來，兒此番回家，是不告而行！？

岳 飛：兒想回家侍奉母親……

岳 母：住口！有道是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況我兒已出仕朝廷，就該赤胆忠心，以身報國。今日竟爲了杜充一人，一怒私出大營，置國難不顧，這難道是周侗老師的訓教，宗老元帥的遺言？如今你既不能盡忠，又怎的盡孝，兒啊！你……辜負爲娘的一片苦心了！

（唱）我的兒戎馬報國身負重命，
千不該萬不該私出大營。
那杜充初到陣前理當謹慎，
豈不知小不忍大謀難成。
現如今宋室偏安山河不整，
兒豈可退歸林下侍奉娘親。
娘問你國破家亡怎把孝敬，
爲什麼臨大事不三思而行。
想當年遭不幸兒父喪命，
有爲娘領帶兒逃出湯陰。
娘爲兒飢寒飽暖辛酸嘗盡，
娘爲兒習文練武用盡苦心，
起五更睡半夜將兒教訓，

早也巴晚也巴望你成人。
御教場兒搶挑梁王喪命，
宗元帥保舉你出仕朝廷，
臨行時娘教你爲國効命，
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情；
好男兒志在那沙場馳騁，
況此時大敵當頭一髮千鈞。

(連環句)盡忠不該有辱君命，
盡孝不該違逆娘親。
一錯鑄成千古遺恨，
我岳家那有你這有辱君命違背娘親
不忠不孝的人！

(岳母氣極，岳飛尷尬。李氏上)

李 氏：(唱)當婆母不便把兒教訓，
悄悄送走小岳雲，
拜託老師對他規矩緊，
急忙忙回來奉娘親。(邁門)
原來是官人回家轉，

岳 母：哼！

李 氏：呀！

(唱) 婆母爲何發恨聲！

不由我低頭暗思忖，

悄悄地上前問官人。

官人，你回來了？

岳 飛：娘子！

李 氏：你怎麼一回來，就衝撞了母親。

岳 飛：娘子啊！

(唱) 只怪我做事欠思忖，

連累母親把氣生。

宗帥死杜充奉命來繼任，

我不該一怒出大營。

因此上母親將我來教訓，

岳鵬舉愧對老師與娘親。

我此番回大營謹記母訓，

學一個奇男子建立功勳。

娘子！

我此番從軍遠離鄉井，

奉萱堂教子女你要多多費心。

李 氏：(唱) 你爲國馳騁沙場身負重任，

家中事有爲妻一力担承，

奉高堂教子女妻所應份，
請官人免叮嚀且放寬心。

飛：（唱）娘子說話令人敬，
多蒙你侍奉老娘親，
他日凱歌回鄉井，
補報娘子一片情。

氏：（唱）請官人家中事不必過問，
你在外飢寒飽暖多多當心。
但願你把狼煙早日掃盡，
得勝回來奉高堂教子成人。

飛：娘子言之有理。

氏：官人趕快稟明母親，才是道理。

飛：知道。母親！

（唱）兒已知回家理不應，
不該讓母親把氣生。

辭別了母親娘子回營奔——

岳 母：我兒轉來！

岳 飛：母親！

（唱）喚兒回來爲何因？

岳 母：（背唱）我的兒自知不是要把大營進，

不由我又是恨兒又心疼，
恨的兒大敵當頭回家不應，
疼的兒風餐露宿掃雪安營。
兒此去若掛念晨昏定省，
怎能够收復河山扭轉乾坤。
爲嬌兒一心一德把忠盡，(一想)
一煞時想起了好章程。

岳 飛：母親喚兒回來，有何吩咐？

岳 母：爲娘還有言囑咐於你。

岳 飛：請母親教訓。

岳 母：好！媳婦看筆硯侍候。

李 氏：是。(取筆硯下)

岳 母：(唱“淮北調”)

鵬舉兒站草堂細聽娘講，
好男兒理應當効命疆場。
兒須知大好河山寸土不讓，
搗黃龍迎二聖重整家邦，
既不愧周侗老師教兒成長，
順娘意兒勝似侍奉爲娘。
現如今縱有那金兵狂妄，

娘雖老也盼個山河重光，
怕我兒遇險阻難堅志向，
刺四字在兒背永記心旁。

〔李氏取筆硯上〕

李 氏：筆硯在此，婆母請用。

岳 母：（唱）兒寬衣跪在了草堂以上，

岳 飛：孩兒遵命！

〔岳飛脫衣，李氏磨墨，岳母濡筆。岳雲上〕

岳 雲：爹爹回來了！（進門一望覺得自身無措，在岳飛身
旁跪下）

岳 母：啊！

（唱）小孫兒爲何跪一旁？

孫兒。

岳 雲：奶奶。

岳 母：是哪個叫你跪的？

岳 雲：爹爹也跪在這裏麼！

岳 母：起來！

岳 雲：（以爲叫爹爹一齊起來，示意岳飛）

岳 母：你起來！

岳 雲：是。（起身）

岳 母：捧硯侍候！

岳 雲：嗯。

〔李氏遞硯與岳雲〕

岳 母：（唱）願我兒從今後做人榜樣，
寫上了“精忠報國”緊記胸膛。（寫字）
提羊毫將四字來寫上，
叫兒媳看金針侍候爲娘。

李 氏：是。（遞針與岳母）

岳 母：（唱）都只爲君國大事在兒身上，
鐵血男兒當自強。
血肉軀本是娘生養，
又怎忍將兒的髮膚傷。
無奈何咬牙關把字刺上，（欲刺）

岳 雲：奶奶！爹……

岳 母：唔！

（唱）持金針不由我手顫心慌。
有道是父子天性孫兒喧嚷，
刺在兒身痛在娘心腸！（咬緊牙關，刺字）
金針刺處紅又腫，
點點血墨染衣裳；